

赠一抹绿色给春天

管艳艳

阳春三月,东风送暖,阳光灿烂,草长莺飞,万象更新。沉睡了一冬的土地渐渐苏醒过来,等待着我们一起种植绿色的梦想。

植树节一到,老师就会带我们去野外种树。对孩子们来说,春天里,能摆脱课堂的束缚,投身大自然的怀抱,是多么高兴的一件事。我们早早到校,有拿铁锹的,有提水桶的,有扛锄头的,有挑扁担的。家里有啥带啥,十八般“武器”样样齐全。

老师一声号令,班长吹哨整队集合。我们四人一排,排着整齐的队伍向郊野走去。一路走,一路唱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。春风徐徐,鸟语花香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,和煦的阳光洒在身上,使人倍感温暖舒适。成群的燕子在天空逡巡游弋,麻雀们栖在枝头叽叽喳喳叫个不停,仿佛在欢迎我们的到来。春回大地,万物复苏,小草最先吐出嫩绿,十里长堤,芳草萋萋。柳枝柔柔的,细细的,随风摇曳,曼妙生姿。芦根返青,芦苇吐芽,溪边野菜破土而出,大自然到处都显示出生机与活力。

我们一路放歌,一路欢笑。不知不觉已到了郊野。男

同学争先恐后挖坑,铁锹挥舞,上下翻飞,到底是庄户人家的孩子,个子高,力气大,干劲足,不怕脏,不怕累。甩开膀子加油干,不一会儿一行行树坑就挖好搞定。尽管尘土飞扬,满手是土,满脸是灰,但孩子们依然嘻嘻哈哈,笑口常开,乐此不疲,满脸都是欢喜!

女同学们也不示弱,两人一组,抬水,浇水,植树苗。然后小心翼翼填土,培土,生怕碰伤小树苗。培好土后,再用脚使劲踩一踩。以树为中心,周围培起一个小圈,比地面稍微高起十公分左右。这样浇水时就不会外溢。刚刚种上的小树苗需要大水浇灌,把土浇透,让树苗根须充分吸收水分,喝足了水的小树苗,才容易成活。

不知不觉,已是日暮黄昏。老师带着我们收工回家。落日余晖,霞光普照,炊烟袅袅,想到自己也能在这个春天增一抹绿色,欢愉之情油然而生。

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植树造林,建设家乡。前人栽树,后人乘凉。今天赠一抹绿色给春天,明天必能收获一片葱郁!一派辉煌!美丽中国,春光无限。美好生活,曙光在前!

一个人的植树节

田秀明

每年的3月12日,是我国的一个特定节日——中国植树节,从小到大,我没少参与过植树节的活动。2021年的植树节期间,过得有点儿特别,我遇见了一个人,中国植树节节徽的设计者田苗老师,田苗是来参加植树节活动的。

我和田苗第一次相识还是在去年的秋天。我和两位文友为家乡的小村庄写了一本风情录,20余万字,初稿完成后,想找个人设计封面,于是想到了田苗,辗转找到他后,没想到素未谋面的田苗竟一口应承。初次见面,是在一个文友的家庭里,田苗比我10岁,我当然尊其为“老师”。田苗也是从这个小村庄里走出去的,与我同宗,又是同乡,对我总是一口一个“本家”地叫着,弄得我这个“本家”倒有些不好意思。

田苗是一位画家,他的中国画涉及花鸟、山水、人物等,处女作《钟山》发表在《新华日报》的时候,田苗还是一个潜心研读的大学生。此后,田苗相继有70余幅中国画作在《中国书画报》《美术报》等报刊发表,40余幅画作收入国家和省、市出版的大型画册画集里,多次参与全国各地的展览并获奖。除了绘画,田苗还醉心于徽标艺术的创作和研究,较之于绘画,田苗的徽标创作风头更劲,他创作的徽标有500多枚被全国各地采用,这其中就有中国植树节的节徽。

遇见田苗,我们谈论得最多的也是中国植树节的节徽。田苗告诉我,当初创作中国植树节节徽的初衷,缘于他在一本国外的徽标图册里看到,国外许多国家的植树

节都有徽标,而当时我们国家有植树节,却没有徽标,田苗决定创作一枚属于我们国家的植树节节徽。1983年3月6日,田苗上书国务院,建议国家制定“中国植树节节徽”,同时将自己创作的“中国植树节节徽”一并寄去。1984年2月18日,中央绿化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颁布了“中国植树节节徽”。当天晚上,田苗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看到,悬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中央的“中国植树节节徽”,正是自己的作品。同年的4月16日,田苗收到了中央寄来的文件,文件中说,他提出的建议,已经被中央采纳,由他创作的“中国植树节节徽”,也已经被国家采用。田苗一下子成了名人。

田苗还是那个田苗,布衣蔬食,田苗或者又不是以前的那个田苗,因为中国植树节节徽,田苗已经声名在外。每年的植树节,田苗都会无数次地收到来自机关、学校、企业的邀请,参加植树节的活动,田苗亲手植下了多少棵树,这些树又植在什么地方,恐怕连自己也弄不清楚了。站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,看着不远处那一片一片的葱绿,田苗的心里始终涌动着满足与快意,或许那一片片的葱绿里,就有自己植下的一株呢。

对田苗来说,一年之中有两个特别的日子是最重要的,一个是自己的生日,感恩母亲赐予自己生命;还有一个就是植树节。一枚植树节节徽,像一棵蓄势勃发的树苗,种在了春天里,也种在了田苗的心里,年年岁岁,生机盎然。

海棠花开

潘洪根

我家楼前有一株海棠树,是多年前种下的,如今已亭亭如盖。

春暖花开的时候,海棠树总是早早地生出许许多多嫩叶来,最迷人的是那叶间隐隐约约的红艳艳的小花苞,宛若一粒粒红豆似的,十分迷人,随风而动,宛若邻家的小女孩,羞羞地从叶间探出头来张望,那神情既清纯又可爱。

我最喜欢海棠树上那含羞的小花苞了,百看不厌。那红红绿绿的景色,胜似美丽的山川画卷。

有时,遇到风清云淡的天气,在暖暖的阳光照射下,海棠花悄悄地舒展开自己的花瓣来,呈粉红色,如一张天真烂漫的笑脸。美得忍不住不忍心靠得太近去看,生怕打扰了它。我静静地站在树旁细细地用心观赏着那盛开的花瓣,那份醉态,那份画意,那份诗情,那份晨露一般的纯美,还有那份烟花般的绚丽,轻轻地落在了我的心间。

至于我家楼前的海棠是哪个品种,我一直没有弄清楚。看着下垂的小花苞,我觉得它像垂丝海棠。据说垂丝海棠在三四月份开花,九月份结果,可我从未见过后楼前的海棠果实。再细细地观看又像是西府海棠。可是西府海棠的特点是外红内白,花苞为红色,花开后为白色花瓣,这倒是非常像的,一点不差。可是书上说西府海棠是有香味的,我却从来没有闻到过后楼前海棠花的香味,莫非花一开,香气就散尽了?还是书上记载有误?看着眼前的海棠,又觉得不是很像。

海棠花到底有没有香味?有人说有,有人说没有。至少,我没有闻到海棠花的香气。记得李渔是这样说的:“海棠之香只不幸为色所掩。”也是啊,人们在欣赏花之美时,却忘记了它的香气。李渔还借郑谷的诗《海棠》:“朝醉暮吟看不足,羡他蝴蝶宿深枝”来说明“有香无香,当以蝶之去留为证。”我想,管它香不香,有那份神韵之美,就足以让人难忘一生了。就像一个女人美不美并不重要,而一个女人若有丰富的内涵和不凡的气质,足以令人敬佩羡慕一生,是一样的道理。

每当海棠花开的季节,我总会在心里默默地祈祷,希望有个长久的晴好天气,让海棠也有个美丽灿烂而美好的花期。好多时候,我的这个心愿都能实现,我非常感谢老天爷的恩赐。不过也有不如意的时候,老天爷偷偷地在夜里趁我熟睡之际下起雨来,惹得我早上起来无法面对残花满地,搞得我的心情好几天都会很糟糕。

海棠花艳丽妖娆,令人陶醉,让人着迷,看着那些美丽的花朵,宛若一个个羞羞的笑脸,在叶间微微而笑,默默不语,我就像饮了美酒一般,醉了。

我喜欢海棠,喜欢它的娇羞之美,喜欢它盛开时的红颜娇媚,喜欢它的如晨露一般的清纯,喜欢它的媚而不俗,喜欢它初开时的粉色,也喜欢它落幕时的洁白。

我轻轻地吟咏苏轼的“东风袅袅泛崇光,香雾空蒙月转廊。只恐夜深花睡去,故烧高烛照红妆”,心中满是欢喜。

是谁打开了春天的帷幔?有人说是风掀开的,有人说是燕子啄开的。我认为是柔嫩的柳尖轻轻挑开的。

今年除夕下午,天气晴朗,与同伴相约漫步于白洋淀码头。岸边一排排船只静静地横躺在冰面,不见其他游人。寒风呼啸着,穿透了我的羽绒服,掠夺着我体内的温度,我缩紧身躯加以抵抗。当我猛然抬头,看到柳树舒展的枝条,突然感觉春天来了。它们整齐地飘动,像美女头上柔顺的发丝。之所以左摇右摆地甩动,像是要梳理成最美的样子。一根滑过我的鼻尖,我顺势把它揪住,仔细观察:褐色已被绿色消退,还有残存的痕迹。剥开外皮,一层浓重的翠色显露出来,紧紧包裹着洁白的枝条,仔细一闻,还有种新鲜的汁水味道。顿时想到一个词:翠色欲滴,欣喜之情油然而生:春天,真的来了!我把它缠绕指间,做了一枚精美的戒指。

柳尖挑开了春天的帷幔,春天娇美的容颜开始逐渐展现出来,先是尖尖的草芽刺破腐叶,以毛茸茸的模样,声势浩大地占领田边、河畔、山坡。再是身披盔甲的瓢虫掀开板结的土块展翅而飞。渐渐地土松软了,每一寸土地都有了亮亮的生命在蠕动。叶绿了,苗长了,花开了,可爱的小生灵们都钻出了土层。

随着冰雪消融,船舶开始了旅行。湖水里鱼儿开始欢愉地游动,一圈圈涟漪荡漾开去,像抖动着的一块彩绸。那列队北归的雁行,在倒影中,闪烁着金色的光,天蓝得澄澈,云白得清亮。

忽然一阵香气扑来,分不清是馨香清香醇香还是芳香,不知来自谁的粉唇,是迎春还是杏蕊?是娇红还是鹅黄?我被这生机盎然的盛景陶醉,伸出手指掐了段柳芽,我想拿它做笔,描绘春天。撷了片柳叶成笛,我想与春天协奏一曲。然后折一条柳丝送与远行的雪,还想再摇几下,荡起一场春雨。

春暖花香,草长莺飞。漫步江南的公园,园里林间,地上钻出了一簇簇绿绿的芽尖,叶儿嫩嫩的、薄薄的,那种拥挤的神态,仿佛要把公园里的石凳挤翻。树林间小鸟鸣翠,展翅伸腿,忍受一冬的风寒终于远去。天上人间,花鸟同贺,仿佛在一场春天的音乐会上竞相登台。与白云共舞的,还有那飞翔的风筝,孩子们的欢笑,大人人们的轻松,从颤动的风筝线飞抵云霄。

在中学读书时,老师曾带我们去乡村田野踏青。田埂上,青青豆荚香,株株菜花黄。我们在田地里疯跑打闹,身上尽是油菜花的点点花斑。选一块开阔的地方,各人抖开自备的风筝,争奇斗艳,有的像蝴蝶,有的像蜻蜓,有的像苍鹰,尽情展现春的笑容。老师安排学生们一字排开,一声令下,一个个五颜六色的风筝直奔苍穹。那时候,我家穷,买一个漂亮的风筝也是奢望。母亲帮我自做了一个风筝,用薄薄竹篾子扎成六角形,糊上白纸,贴上红色的剪纸,好似一枚窗花,捎上淳朴的乡情。下面系上3条略厚的长长白纸带,这个具有风土味的风筝,母亲称它为“草把鹞子”。带上母亲的期冀,我的风筝放得更远,飞得更高。那一次,我笑傲同群,争得第一。

大人做的风筝颇有智慧。记得我居住的溱潼镇上有一个老人制作的风筝独树一帜。他做的风筝是一条棕色的蜈蚣,收起时像一个压扁的灯笼,放开时有10多米长,风筝线粗而有韧性。春天时,他常在我们上学必经的学校大坝旁的空地上放风筝。放学后,学生们站在大坝上指指点点。远远望去,天空中仿佛有一条苍龙在盘旋。许多人久久不愿离去。如今,老人已风烛残年,他的风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每当街上有人拿着风筝从他身旁走过时,他拄着拐杖,浑浊的眼里竟露出年少时的亮光。

我曾见过吴冠中先生的一幅画,又读过他写的文,叫《又见风筝》。2003年的春天,吴冠中先生与老伴病愈初好,住在龙潭湖边的公园。每天他们携手漫步龙潭湖畔,白发、红衣、手杖,让吴冠中先生不禁想起“满园春色宫墙柳”,以及陆游晚年的“沈园柳老不吹棉”,顿生沧桑之感。他在文中写道:“龙潭湖边,隔着时空回顾自己逝去的岁月,算来已入垂暮之年,犹如路边那些高大的杨树,树皮干裂皱褶,布满杂乱的疮疤和乌黑的洞。……面对微红的天空,那是春天的微红,微红的天空上飞满各色鲜艳的风筝,老树年年看惯风筝的飞扬和跌落。”画家把黑白交错构成的悲怆画面,飘摇飞舞的彩点风筝作为老树的背景,创作了《又见风筝》的不朽油画。

我想此时的吴冠中先生心中感慨万千,童年的风筝就像人生的启航之初,纵使时光如水一般流逝,谁也无法挽留。只要心中拥有春天,把握春天,当青春年华逝去的时候,一生不会后悔,因为往昔的时光不曾虚度。

柳尖挑开春天的帷幔

高会

又见风筝舞苍穹

丁桂兴

